

网络原名《将军家的小娇娘》

将军威平

JIANGJUN
WEIYAN
上册

女王不在家
作品

我等着你击败北狄，扬名天下，
为我挣下诰命富贵，
让我拥有一个天下人人敬仰的男人做夫君。

你要的，都会有。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TILDEN FOUNDATION
1215 6TH AVENUE
NEW YORK, N.Y. 10020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女王不在家
著

将军戚平

[上册]

张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将军威严 / 女王不在家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552-6024-0

I. ①将… II. ①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12123号

书 名 将军威严

著 者 女王不在家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林祥

责任校对 姚冬霞 耿道川

特约编辑 李文峰 时 瑜

装帧设计 苏 涛

照 排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印 张 35

字 数 52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6024-0

定 价 59.8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古代言情



CONTENTS
目录【上册】

第一章	南柯一梦勘世情	1
第二章	宝剑光寒藏匣中	23
第三章	山中岁月不知愁	44
第四章	一缕情丝惹人愁	66
第五章	朝堂诡谲风波起	87
第六章	任是无情也动人	108
第七章	火中取栗好事近	131
第八章	天赐良姻缘为媒	153
第九章	红烛成双喜结缘	175
第十章	西出阳关无故人	197
第十一章	旅途漫漫多事端	216
第十二章	遭遇情敌三两个	237
第十三章	一朝名扬锦江城	257



目录【下册】
CONTENTS

第十四章	夫妻双双造家园	277
第十五章	疑云渐起锦江城	298
第十六章	烽火连天守边陲	320
第十七章	望眼欲穿万寒山	340
第十八章	相濡以沫渡难关	361
第十九章	梦祸事再起警心	384
第二十章	颠沛流离险产子	406
第二十一章	南望故里壮志悲	427
第二十二章	夫妻闲话说身世	447
第二十三章	衣锦还乡荣宠盛	471
第二十四章	官室陡变权更迭	490
第二十五章	富贵花开平西侯	512
第二十六章	一生一世一双人	533
番外		547

第一章 南柯一梦勘世情

无意中得到的一块绿松石，让她梦到了未来的自己，那个穷困潦倒的自己。

天将明未明的时分，燕京城大街上弥漫着一层似有若无的雾气，那雾气犹如轻纱，将燕京城笼罩其中。周围的牌匾、街道以及偶尔早起的人们，看着都虚无缥缈起来。

唯独眼前这座宏伟的宅院穿透那层白色的轻纱，清晰地呈现在阿烟面前。那是一扇阔气的朱红色大门，大门旁边还有两个昂首挺胸的石狮子。

阿烟望着这朱红色的大门上尚算新鲜的喜色，立在门前，安静地等待在那里。

寒风萧瑟，路上并没有多少行人。

她低下头，把皴裂的双手藏进打着补丁的袖子里，实在是太冷了，她身上的衣衫有些单薄。

她抬头看向一旁守门的小厮，那小厮是一脸的嫌弃和防备。

阿烟笑了下，并没有在意。自从十年前她屡屡因那一张世间罕见的绝美脸蛋惹来麻烦，于是一刀下去自毁容貌后，这种眼光，她见多了。

她仰起脸，望向那朱红色的大门。

这是她前夫沈从暉的府邸，他殿试当了探花，金榜题名，从此飞黄腾达，不知道羡慕多少人。

他这般风光后，就再也没有回去看过她一眼，只托人带去了一张和离书。

和离之后，他就做了皇家女婿，迎娶公主。

可谓双喜临门。

十年的时间，她照料夫君，供养他寒窗苦读，如今他终于一朝得势，竟是这么对待自己的。

到底是十年夫妻，她不甘被这么一张和离书打发，等在这里，只想问他一句话。

就在阿烟轻轻跺着脚以抵御寒冷的时候，那大门终于开了，一个婆子探头出来，眯着一双眼睛探究地望着阿烟。

这个婆子，阿烟是认识的，是夫君昔日的奶娘，以前家里落魄，她早就不见了，如今竟又回到夫君身边了？

那婆子也认出了阿烟，一双势利的眼睛望着阿烟，尖酸地笑道：“哎哟，这不是以前的二少奶奶吗？怎么如今落到这步田地，这脸怎么成了这个样子。要说起来，满燕京城里，如今谁还能认出这是那个昔日威远侯府的二少奶奶啊！”

阿烟并没在意，淡淡地问道：“他人呢？我想见他。”

婆子跨出大门，居高临下地站在台阶上：“你还是别来了，如今少爷也送了和离书过去，你早不是咱们的二少奶奶了。咱们少爷可是尚的是当朝长公主，哪里是你这个丑婆子能比的？”

阿烟挑眉，轻轻问道：“为何不敢见我？十年时间里，若不是我，他哪能每日安心苦读？如今金榜题名了，就这么一张和离书，我倒是要问问他，抛弃糟糠之妻，停妻再娶，忘恩负义，这就是本朝探花？”

婆子冷哼一声：“哎哟，这还以为自己是当初的左相家千金啊？还要来这里说理？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当朝长公主的府邸，哪里容得你进去！如今就算你是个秦香莲，燕京城里也没有个包青天给你主持公道！”

阿烟仰起脸：“沈从晖要和离，可以，可是他至少应该当着我的面说清楚。”

婆子连正眼都懒得看阿烟了：“我说你这丑婆子，还是赶紧走吧！你如今这个样子，进了咱们这府门，要是传出去，实在是丢人现眼。别说吓坏了那娇贵的公主，便是我这老婆子见了你这脸，都怕晚上做噩梦呢！”

阿烟沉默了许久，最后终于点头：“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说完这个，她转身，昂首离开。

临走之前，她扔下最后一句：“告诉沈从晖，今生今世，我顾烟绝对不会再踏进他的门槛半步。”

婆子站在门槛上，见那昔日风光娇美的二少奶奶穿着打补丁的破旧麻袄儿，就这么挺着腰杆一步一步走了，走起来如同杨柳摇曳在风中，竟然隐约有昔日的风采。

她不由得呸了一声：“小贱蹄子，都这副德行，还浪给谁看！”

阿烟并没有在意身后的粗鲁言语，她知道自己的脸难免引起别人的惊怕，于是干脆低着头，抄小道顺着这条大街走。

原是想问问沈从晖的，不承想他连见自己都不愿意，一时间，她望着这冬日里依旧透着繁华气息的燕京城，怔怔看着那挑起的酒旗子，竟然不知道自己该去往哪里。

其实燕京城里，昔日的闺中好友或者其他相知，倒是有一些的，如今她便是厚着脸皮用昔日交情来求得一个收留，也未尝不可。

可是顾烟是何许人也，她自然不会去打这种秋风。

今日她便是低到了尘埃里，那她也要在这尘埃里自己爬。

她正低头走着，忽而听到后面传来马蹄声响，她忙要躲到一旁，谁知道那骏马来势迅疾，险些踩到她。她一个趔趄，狼狈地摔倒在地上。

腊月里的燕京城，青石板的地面混合着些许被冻得僵硬的泥土，她这一摔，只觉得自己骨头都要散架了。

这十年，她没日没夜地忙碌，做着各种活计，虽只有二十六岁，但其实这身子骨已经不行了。

她耳边嗡嗡作响，听到有吆喝声，有呵斥声，还有骏马被制服后的嘶鸣声。

最后一个声音在她耳边响起：“这位嬷嬷，你没事吧？”

紧接着就听到另一个声音恭敬地向什么人禀报：“侯爷，无忌刚才窜入了一条巷子，险些撞上一位老嬷嬷，幸好她看起来并无大碍。”

然后，一个威严的声音低沉地响起：“过去问问吧，莫要伤了无辜之人。”

阿烟勉强起身，努力地笑了下，摇头道：“我没事的，不过是吓了一跳，然后自己跌倒了。”

那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侍卫，此时见她抬头，看到她脸上那道狰狞的疤痕，虽有些诧异，不过也没有露出什么嫌弃或者惊惧之色，只是有些疑惑她的年纪，她看起来并不是自己以为的老嬷嬷吧？

阿烟低下头，知道自己虽然只有二十六岁，可是别人看着，怕是已经三四十岁了吧。

女人的容貌是最娇艳的花朵，需要精心呵护，卖命操劳，便老得快。

而就在她说这话的时候，那侯爷凌厉的眸子直射过来，一时眸光微动，拧眉淡然道：“去把刚才那位老嬷嬷带过来，本侯要亲自问话。”

他的耳力目力一向惊人，堪称过耳不忘，过目不忘，纵然是十年前偶尔听到过的声音，十年后他依然能够记得。

如果他没有听错，刚才那个女人的声音，分明是十一年前燕京城里左相家的三姑娘——顾烟。

十年前，他还只是一介武将，远没有今日权倾朝野的威势。

那时候的顾家三小姐对于他来说，高不可攀。

不过因缘际会，他是见过她的。

于是他眯了下眸子，吩咐道：“请她过来一下。”

他用了一个“请”字。

尽管世人皆知这位位高权重的平西侯一向谦和低调，不过能在他面前，被他用一个“请”字的人，普天之下并没有多少了。

很快，一身狼狈的阿烟就被请到了平西侯的马前，她跪在那里，恭恭敬敬地行了一

个礼，并没敢抬头看。

平西侯低首望着面前的女人，她的头发中已经掺了银丝，打着补丁的麻衣几乎不能御寒。

她低着头，他看不到她的脸，却能看到她因为跪在那里而撑在地上的手。

那是一双经历多年操劳而粗糙不堪的手。

平西侯的喉头有些发热，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其实他和这个女人并不熟，只是因缘际会下的几面之缘而已。

可是，他也曾默默地关注过这个女人，一直到她嫁为人妇。

在后来的戎马生涯之中，在被风沙侵蚀的城墙和一望无际的黄沙中，他偶尔会想起，那个站在桃花树下，捏着一枝桃花的身段曼妙的姑娘。

此时，已经权倾朝野的他，踏过了刀光剑影，骑着高头大马，背对着燕京城这十里繁华，低头望着地上跪着的狼狈妇人。

“你……能否抬起头来？”

跪在那里的阿烟其实并不认识眼前的这位平西侯，不过她意识到了什么，于是抬起了头。

她抬头望过去时，一个身穿玄袍的男子，魁梧奇伟，内敛沉稳，就那么威严而矜贵地骑在皮毛光亮的骏马上。

他戴着高冠，穿着锦袍，身上一个缀着珠宝的腰封象征了他尊贵的身份。

平西侯眸间微动，尽管这个女人脸上有一道狰狞的伤疤，不过他依然认出来了，这是昔日那个娇美无双的三姑娘。

他喉咙微动，沉吟了片刻，才哑声道：“你是顾家的三姑娘吧，为何出现在这里？”

阿烟抬头凝视着眼前这人，却见他一张脸庞刚毅坚硬，眉如刀裁，眸如寒星，她一时竟记不起，自己认识他吗？至于他问的问题，自己又该如何作答？

左相顾家衰败，威远侯府陨落，一千人等四散零落。她带着体弱的夫君，忍受着贫穷饥饿，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磨难，最后她却惨遭休弃，孤身一人，穿着这一身单薄寒惨的衣衫，如同一个老妪一般跪在这里，惶恐地回答着一个位高权重的王侯的问题。

平西侯见她良久不作答，淡淡地命道：“适才本侯治下不严，这才使得惊马冲撞了夫人，如今请夫人随本侯回府，本侯自会请大夫为夫人检查身体。”

他这话一出后，周围的一切迷雾瞬间散去，一切都变得明亮起来。

阿烟被带到了侯府，有侍女奉上了驱寒的热茶，还有侍女提上了食盒，里面是丰盛的饭菜。

这时候的阿烟已经没有了任何矜持。

她饿。

她低着头吃了起来。

平西侯透过窗棂，静静地凝视着屋子里这个形容憔悴、一身狼狈的妇人。

看了许久，一直等到她终于吃饱了，这才走进来。

阿烟见到他走了进来，忙跪在地上。

此时此刻，她已经知道，这个人就是那位权倾朝野的平西侯，燕京城里，无人不忌惮。其威名远播，连当日她所在的穷乡僻壤的小镇，也曾听过他的大名。

隐约中她也记起，曾经自己也是见过这个人的。

就在昔日她还未嫁之时，他还年轻，只是一个刚刚打了胜仗的武将，不成什么气候，跟在当日的齐王身后，并没几个人会多看他几眼。

平西侯望着地上跪着的女人，沉吟片刻，想着该怎么称呼她，最后还是道：“顾夫人。”

阿烟手指头颤动了下，已经很多年没有人这么称呼过她了。

当她还是顾夫人的时候，正是她最为风光美丽的年华，后来她遭受种种变故，一把刀割下去，成了一个面目狰狞的妇人。此后蓬头垢面，灰头土脸，默默地做着零活贴补家用。

人们通常随意呼唤她一声“顾婆子”或者“顾阿婶”。

夫人这个称谓，太过遥远，以至于她几乎忘记了。

平西侯见她如此，忙命她起身，勉强低笑了声：“夫人不必紧张，本侯虽然与你素不相识，却和夫人的父亲顾左相有过几面之缘。如今夫人落难，本侯冒昧地问一句，夫人如何沦落到这燕京城街头？本侯或许能帮夫人一二。”

阿烟听着这话，心中微暖，她也看出，这平西侯倒是一个仁厚之人。

当下她笑了下，低头将自己的遭遇用三句话轻描淡写地说出来，最后道：“世事沧桑，不承想今日民妇得侯爷救助。感谢侯爷一饭之恩。只可惜，民妇身无长物，无以为报。至于其他，往事已矣，民妇已不想再提。如今天色已大亮，民妇也该告辞了。”

平西侯静静地望着这个面带狰狞伤疤的女子，消瘦憔悴的她立在那里，竟隐隐有几分恬静淡定的释然。

他轻叹一声，深深地望着她，试探着道：“不知道夫人离开燕京城后，打算前往何处？”

阿烟低头：“无根之萍，随风漂泊罢了，去了哪里，便是哪里。”

平西侯略一沉吟，终于道：“夫人，我府中有东书房，至今无人打理，若是夫人不嫌弃，可否留在府中，为我操持那东书房之事？”

听到这话，阿烟笑了，一笑间，眸中仿若有流星划过，粲然生辉。

她笑望着平西侯，摇头道：“多谢侯爷美意，可是民妇已十年为市井妇，如今已经目不识丁，怕是有负侯爷所托。”

平西侯闻言，微皱眉，道：“侯府之中还有一跨院，院中一直杂乱不堪，无人管理，若是夫人不觉得折辱，冒昧问一句，可否……”

阿烟已经明白这平西侯的意思，他也是小心翼翼，既不愿伤了自己的自尊体面，又想着能够对自己有所照拂，她眸中泛出感激，不过还是笑着摇头：“侯爷，民妇如今一个人在外头习惯了，这侯府里规矩大，院子大，怕是住不习惯。”

平西侯听此话，坚毅的唇轻轻抿着，就这么望着她。

阿烟却别过脸去，透过雕花窗棂，望向外面破开迷雾而出的晨曦，淡然地道：“民妇谢侯爷，可是民妇受不起。”

平西侯垂下眸子，语音喑哑：“夫人，本侯命人送你出去吧。”

阿烟迈出门时，平西侯望着她那穿着破旧，却依稀能见昔日娇美婀娜的身段，心间微动，轻轻握了握拳，忽而沉声问道：“夫人，若是一切能够重来，你是否依旧会选择今日今时的路？”

阿烟听到这话，身子顿住，一时微愣。

今日今时的路，是什么路？

想着这个，阿烟竟有些迷茫，自己是怎么走到如今的地步的？

她还应该只是一个刚刚及笄的少女，正对自己的亲事充满了憧憬和向往，她还应该无忧无虑地躺在自家西厢房靠窗的榻上，望着屋外百年的枣树，烦恼着外面的蝉鸣声。

怎么一转眼，她就白发苍苍，形容枯槁，容貌尽毁，走到了绝路？

她那疼她至深的贵为左相的父亲呢？

她竟不知，自己怎么走到了如今这一步。

一时她竟恍惚起来，努力地回忆着这一生，这一世。

而就在此时，刚刚散去的迷雾重重袭来，将阿烟整个包围，她眼前再次一片黑暗，周围的高门大院与威武侯爷，全都消失在眼前，她头痛欲裂，不由得抱住脑袋大叫一声。

“啊——”阿烟重新睁开双眸时，大汗淋漓，浑身湿透。

她僵硬地环视四周，发现自己所躺的罗汉床旁是一个金丝楠木梳妆柜，并金式风格底箱柜，旁边放着一张双拼六角圆椅桌，而墙上挂着丝绸卷轴四条屏纯手工绣花鸟绣画。此时应是晨间时分，浓郁的红光从翠纱糊着的窗棂上投射过来，把屋子染上一层斑斓的光彩。

这厢房是朝东的，是西厢房。

这是她的闺房。

翠纱窗外，枯燥的蝉鸣再次响起来，一如过去的很多个日子，让她听着不喜。

她抬起头，摸了摸脸颊，脸上细腻柔滑，并没有沧桑岁月的痕迹。

她怔在那里半晌后，才慢慢明白过来，刚才的那一切都不过是梦罢了，一场冰冷入骨的梦。

梦醒了后，疼爱她的父亲尚在人世，自己云英未嫁，顾府正是风光兴盛之时，能够

踏进顾府门槛为花厅座上客的，那都是燕京城里有头面的人物。

阿烟低头，犹自回想着那骇人的梦，忽而听到一个惊喜的声音。

“姑娘你可算是醒了，这都病几天了！”说着这话，一个穿着绿袄的女孩儿匆忙走进来。

女孩儿十四五岁，浓眉大眼，梳着双髻，行动间倒是颇有几分干练爽快。

阿烟喃喃地道：“绿沅……”

这是自小跟着她的丫鬟，在她十三岁那年提为一等丫鬟，是她最贴心的大丫鬟之一。

绿沅坐下来试着阿烟额头的温度，关切地道：“姑娘，你病了这么几日，夫人都急坏了，如今老爷也正往家里赶，你总算醒来了，真是谢天谢地！”

阿烟蹙眉，她是对自己生病的事一无所知的，便随口问道：“我病了几日？”

绿沅一边帮阿烟拭汗，一边道：“这都三日了，三日的工夫里，你嘴里一直念叨些什么，竟像是入了梦魇，可惜就是叫不醒！”

阿烟闻言，心里大概明白，知道这三日的工夫，自己是掉进了那个梦里。

绿沅一边让小丫鬟去通知夫人，一边皱眉念叨：“当日咱们去护国寺，遇到那和尚，他非要骗我们买了他那绿松石，说什么有他那宝石庇护，必然能保得姑娘逢凶化吉。谁想姑娘才戴上一日，就大病了一场。那绿松石我已经扔在那里，回头姑娘你看，赶紧扔出去吧，依我看，那就是个邪物！”

阿烟听了这话，却是想起那日自己去庙里为父亲祈福，当时出了寺庙，在路上遇到了个胖和尚，那胖和尚非说自己面上罩着一层黑气，唯有买了他的护身宝石才能保平安，还说什么“南柯一梦，消灾解难”。

自己原本不信的，奈何他言辞恳切，又看那宝石是个绿松石的，磨得光滑圆润，看着色泽倒也好，于是便花了二百两银子买回来，不过是图个吉利罢了。买回来后，她就随手扔一旁了。

阿烟想起梦中情景，那梦中十几年的困苦，实在是刻骨铭心，竟仿佛自己亲身经历。其中种种见闻，甚至不是常居燕京城的自己所能见识到的，不免越发觉得蹊跷，当下忙命绿沅找来那绿松石，却见那绿松石周身泛着一层淡绿色的潮气。

阿烟紧握这绿松宝石，当下细细思量那和尚的话，南柯一梦这话，竟暗暗合了自己所做的这个梦，只是这消灾解难，又是何解？

正想着，便听到外面一阵喧嚷，阿烟有些不解，绿沅却皱起了眉头，不高兴地道：“一天到晚，也不分个时候，如今姑娘大病初愈，怎么又在闹腾！”

阿烟掀开被子下了榻，随口问绿沅道：“外面这是怎么了？”

绿沅颇为无奈：“还不是王嬷嬷家的狗儿！今日被二姑娘那边捉住，说他偷了二姑娘房里的东西，怕是争执起来了！”

阿烟听到这个，不免一怔。

在她的梦里，仿佛也有过这么一桩二姐姐丢失首饰的事儿，她赖上了狗儿，王嬷嬷哭天喊地，当时自己就把这事儿给应付过去，并送了二姐姐新首饰安抚她。可是后来她才知道，这狗儿是沾染上了赌瘾，逼着王嬷嬷偷了首饰变卖。

再后来，狗儿和王嬷嬷变本加厉，甚至干出了卖主求荣的事来。

她这么一想，便觉得那梦实在诡异，故意问道：“二姐姐那边丢了什么？”

绿沅叹道：“就是二姑娘常戴的那对碧玉耳环。”

这话一出，阿烟顿时毛骨悚然。

在她那个梦里，王嬷嬷的儿子也是偷了这么一对耳环啊！

她脸色苍白，薄唇微颤：“扶我出去。”

绿沅看她额头渗出薄薄的汗来，不免担忧：“姑娘，你这身子骨到底弱，又是大病初愈，还是先躺下歇歇吧。”

谁知阿烟却坚持道：“扶我出去。”

她声音清冷，眉目森寒，绿沅一见，不免有些吃惊，总觉得姑娘有些异样。不过她也不敢说什么，忙伺候姑娘穿衣。

阿烟穿戴齐整，走出西厢房，迎面看到的便是顾府的院子。

顾府这座宅院是前朝便留下来的了，至今也有数百年了，府内房舍古朴简约，错落有致地分布于院内各角落的汉白玉雕件，则为这个古老的宅院增添了几分富丽清贵之气。

院子靠近大门之处有一棵参天枣树，据说已经有五百年了。这枣树每到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必是挂满一树甜枣，那果子饱满红润，清脆甘甜，有仙果之称。当今永和皇帝也曾莅临顾府，品尝这顾府的仙果。

因了这个，每年中秋佳节，燕京城权贵，朝中百官，两只眼睛都会盯着这棵枣树上的果子，端看这顾左相的果子都会送给哪些人家，以此推断朝中的动向。

而此时，就在这参天枣树之下的几口大缸旁，王嬷嬷正和一个妇人争吵着，一旁站着狗儿，有几个没梳头的小丫鬟在看热闹。

那妇人正是周姨娘，三十多岁，容长脸儿，穿着一身锦缎，乱着一头乌丝，正和王嬷嬷吵闹个不停。

“谁家偷了我的东西，谁心里有数，老娘骂的就是你！不要以为这一家子都是傻了，看不出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老东西！”

王嬷嬷哪里是个省事的，气得老脸都红了，指着那周姨娘骂道：“你当你是谁，也敢在老娘面前叫嚣，当日夫人在的时候，是谁天天跑过来端茶递水，一口一个王姐姐地叫着。如今倒是好，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竟然把自己当作主子了，真以为生了一个姑娘，你就是主子了吗？我呸！”

如今她们两个这一闹腾，嚣张得紧，一时之间，连耳房里洒扫的小厮和丫鬟也都探头探脑地看过来，好不热闹。

阿烟见此，越发脊背发寒，如坠冰窟。

在她的梦里，王嬷嬷和周姨娘也这样骂过啊，一模一样的场景！

她几乎站立不稳，勉强在绿沅的扶持下站在那里，大口喘着气，却是想起了梦里的种种遭遇。

如果眼前的一切和梦中一般无二，那以后呢，以后的灭门之灾、嫁给薄情负心的沈从晖，甚至毁去容貌流落街头，这一切都要重新经历一番吗？

她勉强稳定下心绪，颤声问绿沅：“老爷什么时候归来？”

绿沅见阿烟浑身颤抖，两颊泛白，只以为她是被气到，当下担忧地扶着她，低声道：“姑娘不必担心，老爷知道你病重，不顾身在北疆犒军，特意往回赶，怕是这两日就要到了的。”

阿烟听闻，深吸了口气，想起父亲前去北疆的事儿来。

近二十年来，北狄的翊虢继承父业，登上北狄王之位，然而此人野心勃勃，不愿偏安一隅，矢志一统天下。这几年他休养生息，兵强马壮，便时常派人骚扰边境，借机试探。

而在永和六年，北狄王翊虢派北狄大将军沅狻攻打大昭，永和帝大怒，便派了自己的皇子齐王边疆为帅，前去迎敌。这一场仗约莫打了一年之久，当时齐王吃了一场败仗，朝中便有风声传出来，说是齐王勾结外敌。

虽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可永和帝毕竟有几个儿子呢，对于这位平日里最为寡言且和自己疏远的齐王，他还是有些不放心的。当时太子也是不安，便来府中找了他一向信任的顾左相。

如此一番商议后，永和帝便派了顾左相前去督军，并运送军饷前去边疆。

也是凑巧了，因这军饷及时到达，边疆众军军心大振，几场大战打下来，这北狄的铁骑军算是撤了。

听说齐王原本上了奏本想要反击攻向北狄的，可是永和帝来了一句“穷寇莫追”，就此将士气正旺的大昭军给拦在那里，不许进发了。

因这事，朝中当时也有所议论的。

不过阿烟在这神魂未定中，却是想起来梦中的平西侯。那人不就是这一次北狄大战中初露头角的萧正峰吗？之前她隐约听父亲提到过，只是校尉的萧正峰，带领一个十八人的小队，偷袭了北狄军一个营，并斩杀北狄王子比裁，立下大功。

只是她从未见过那萧正峰，又怎么会在梦里梦到他，甚至还清晰地记得他在梦中的容颜？

阿烟不免心烦意乱起来，再次觉得那梦诡异得让人齿寒。

而就在此时，周围的小丫鬟并小厮见三姑娘过来了，不免心中顾忌，有些怕了，便不敢明目张胆地去看，只低着头继续洒扫，或者偷偷摸摸躲到一旁看。

王嬷嬷和周姨娘正吵着的时候，忽觉得不对劲，周围很是安静，再转身一看，竟是

顾烟立在那里。

周姨娘见此，顿时一惊，她知道三姑娘顾烟素来是个宽厚的，敬重王嬷嬷哺乳之恩，并不会责备她，怕是今日自己和这王嬷嬷吵架，倒是要得她不喜了。

她当下忙上前，赔笑着道：“原来姑娘病好了呢，原还想着，带着阿云过去看看姑娘呢。”

与周姨娘完全不同的是，王嬷嬷一见顾烟，面上便露出喜色：“姑娘啊，你快些看看，也就是这几日你病着，我这把老骨头竟然被欺压到这个份儿上了！”说着，便亲自过去扶着顾烟，竟是要顾烟帮她说话的样子。

顾烟却冷着小脸，手轻轻一动，便将她躲开了，那王嬷嬷讪讪地僵在那里，一时有些不解。

顾烟深吸口气，摒弃脑中杂乱的念头，凉淡地道：“这一大早的，也不怕冷，就站在这风口上吵？”

周姨娘见此，忙上前道：“原不是要吵，只是今日阿云的一对耳环丢了，我这不是心急嘛，便多问了几句，谁知道竟然惊扰了姑娘！”

顾烟点头，淡淡地道：“二姐姐的东西既然丢了，那必然要找。别说是一对耳环，便是一块布头，主子的东西丢了，哪里有不找的道理，不然岂不是纵容了刁奴。”

这一番话说出去，犹如金石相击，清脆淡定，直听得王嬷嬷心中泛凉，小心地瞥了眼自己那兀自跪在旁边的儿子，想着今日姑娘莫不是转了性子？

说话间，顾烟又吩咐道：“绿沅，去二门外找你的哥哥蓝庭过来。至于其他人等，一概站在这里，不许动弹分毫。”

绿沅的母亲本是顾烟那逝去的母亲的陪嫁丫鬟，后来生下了蓝庭和绿沅后，因病去了。这些年绿沅一直陪在顾烟身边，那蓝庭则是在府里当差，平日里管着几个小厮，出行之时鞍前马后地伺候顾左相。

别看这蓝庭不过十七八岁，可是生得清俊，做事稳妥，一向得顾左相倚重。

只是这次顾左相前去边疆犒军，因不放心家里，倒是把蓝庭留在府中帮着照看。

绿沅得了姑娘的命令，当下忙点头去叫哥哥。少顷，蓝庭便过来了。

蓝庭此时穿着一身月白色的长袍，稚嫩脸庞上显出少年老成，规规矩矩地请了安。

顾烟望着他略显苍白的容颜，一时又想起自己的梦。在自己梦里自然也有蓝庭，是个忠心的，竟为自己而死。她当下冲他轻轻点了下头。

这边蓝庭见顾烟脸上清冷而苍白，秋日的阳光映过来，绝色的容颜仿佛一滴晨花上的露珠。

他竟有些恍惚，莫名想着当日头炙热时，她会不会化作一缕轻烟，就此消失在眼前？

不过蓝庭到底是处事沉稳的，当下忙挥去脑中这些不切实际的念头，恭敬地上前禀道：“姑娘，有什么吩咐？”

顾烟勉强笑了下，吩咐说：“蓝庭，如今家里丢了一对碧玉耳环，你带着人手，去王嬷嬷和狗儿的房中细细搜一搜。”

这话一出，顾烟身后的王嬷嬷和狗儿，已是有些心惊，不免面面相觑。王嬷嬷心一横，上前哭道：“姑娘，您这是把我的老脸扔到地上踩啊！”

其他人也都有些吃惊，要知道王嬷嬷本是昔日顾夫人陪房，后来奶大了顾烟，在府中是何等地位。别说周姨娘这种生了姑娘的半个主子，就连顾左相的续弦李夫人，平日里因忌惮着顾烟，那都是要给王嬷嬷几分脸面的。

不承想，如今竟因为区区一对碧玉耳环，要搜房间了？

这边蓝庭却淡定地答道：“是。”

一时众人僵硬地站在那里，进不得退不得，而蓝庭自去搜了王嬷嬷和狗儿的房间，只片刻工夫，便搜出一个箱子，是上了锁的。

顾烟看到那箱子，又是一阵头晕，只因她在梦里也见过王嬷嬷藏了一个同样的箱子。她微合上双眸，淡淡地吩咐：“开锁。”

王嬷嬷见此，脸色苍白，两腿颤抖，扑通一声跪在那里，口里嘶声哭道：“姑娘如今是大了，自然再也不用吃我的奶！只可怜我那苦命的夫人啊，昔日临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说是一定要我好生照料着姑娘，我原本发誓，要拼了这一把老骨头护姑娘周全！不承想，如今我不中用了，姑娘竟也是用不上我了吗？”

顾烟听王嬷嬷提起自己的母亲，想着自己昔日对她诸多忍让，还不是因为此？不承想如今偷盗被逮个正着，她却还敢挟昔日情义。

她此时心事重重，也懒得与她分辩，只是轻笑一声，眸光扫向蓝庭。

蓝庭被顾烟这一看，只觉得顾烟那笑似冷非冷，仿佛带着看尽世间的淡定从容。那王嬷嬷区区言语把戏，丝毫不曾被她放在心中。

蓝庭赶紧命人砸开那锁，锁开后，所有的人都惊了。原来这个箱子里，装了不知道多少样首饰金银，自然也有那对碧玉耳环。

此时证据确凿，又是拔出萝卜带出泥，王嬷嬷再无最初的气势，跪在那里哭喊道：“姑娘，我王婆子纵有千般不是万般不对，如今也不敢说其他，只望姑娘能念在往日的情分上，饶了则个。要说起来，我也是没办法啊，狗儿那个不争气的畜生，在外面欠了赌债，人家追着他要，他若不给，人家说要他一条腿呢，我又能如何？再怎么着，这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啊，别人要砍他手脚，难道我真能眼睁睁地看着吗？”

王嬷嬷哭天喊地，开始诉说起来。

一旁众人小心翼翼地看了下阿烟，也不敢作声。

顾烟垂眸扫过地上哭泣着的人，想着梦中情景，自己对她何等宽容，~~尊她为长辈~~，一般敬着，可是最后呢，她生生将自己最后的希望一卷而空。

望着眼前的王嬷嬷，她不免想着，如今能为了儿子去偷窃主家的首飾，将来怕也是真的能干出梦中那样的事情来吧？